

錦工漆器

馮金堂著



錦 上 添 花

地點：河南某农村。

時間：一九五七年冬初。

人物：李玉蘭：赵起發的未过門的兒媳，20岁。（简称蘭）

赵起發：軍屬模範，玉蘭的公爹，50余岁。（简称發）

程 景：赵起發的妻子，50岁。（简称景）

布景：一个整齐的农民家庭。台左是院子。院中有树和猪圈。
台右靠后一些，是切开断面的屋子。屋左侧有門；屋內有床、桌等家具，桌上热水瓶等茶具齐全；牆上挂有領袖像和軍屬模範的獎旗。

幕啓：程景在屋內收拾竹竿。玉蘭提棉鞋上。

蘭：（唱）秋去冬来天漸寒，給公婆送鞋帶問安。

保安哥參軍不在家，对公婆應該多照看。

擲擲塵土把房進，

〔程景拿竹竿上。〕

景：（接唱）那股風吹來俺玉蘭！

（丟竹竿，接鞋）

好閨女真知寒和暖，季一轉可把棉鞋做齊全。

好孝順的閨女，真知道春秋四季，老早可把棉鞋給做好送來啦！

蘭：媽，你拿竹竿準備去做啥活啦？

景：今年咱發猪羊身上的財啦，去打些樹葉好讓它們冬天吃。

蘭：好哇，家庭副業就是重要，毛主席号召大量养猪喂羊哪！

媽，咱喂了几头猪、几只羊啊？

景：（唱）毛主席号召一声响，給咱的收入可不穰：

春天买来个老母猪，又买头母羊生小羊；

卖七个猪娃八十塊，倆羊羔六十塊錢更整壯。

蘭：（唱）卖这錢用到何处去，是不是投資生产存銀行？

景：（唱）銀行里媽沒有去存放，

蘭：存到信用社了嗎？

景：（唱）信用社媽也沒去儲藏，

蘭：我知道媽的思想通，准是投資到队里，扩大再生产了。

景：好閨女，你猜錯了，不是哩！

（唱）隊長前来动员我，媽說是这錢还了賬。

神不知来、鬼不曉，在我手里暗放藏。

蘭：媽，錢到手，飯到口，——錢放在手下只会少，还是拿出来投資到队里吧？

（唱）农業生产大躍进，人的思想往前奔；

咱是軍屬称模范，投資生产应尽心。

景：好閨女！

（唱）攔以前这事不用講，現如今有樁事兒非尋常：

前次保安回来信，服兵役期滿快还乡；

虽然沒提結婚事，媽并不是个糊塗娘。

老早我就打主意：留着錢給你扯衣裳。

訂婚时沒給你买衣料，讓你娘說短又道長；

如今咱生活变了样，这一回結婚要大方。

蘭：（唱）媽說这話是从前，如今她也大转变，

儉省节约是正理，浪費她也有意見。

咱的錢請快去投資，結婚的用項少打算。

景：（唱）你說那話算不沾，有头髮裝禿人笑談。

一輩子媽沒排場過，有了錢就得裝體面。

要是你穿得不像樣，到人前媽也感羞慚。

要說拿錢去投資，蘇秦在世說也難。

好閨女你心想買啥只管買，有錢就是叫你穿。

蘭：（背唱）婆母為我來打算，她的心如鐵石堅；

要說投資搞生產，口干舌破怕也難。

既然她有這心意，倒不如給她個順水去推船，再作打算。

媽，說了半天，原來你是為我打算的呀？

景：可不是嘛！你甭再傻啦，一定要叫娘去投資，結婚可是你的正事哩！

蘭：既然媽給我打算好了，把錢交給我吧，我一定辦正事。

景：（喜不自禁地）好，媽一會兒就交給你。今天你來的正好，明天媽跟你到城里百貨公司，相中啥，你就買啥。

蘭：（唱）進城天冷路又遠，孩兒實在不敢担；

只要把錢交給我，自己買啥會使換。

這事媽媽你願意，單只怕爹爹會阻攔！

景：（唱）不是給你說大話，你爹不當媽的家。

我若說叫拿四十，他得准許五個八。

這錢俺倆早說過，他也不會不應答。

你快隨娘進房去，媽給你去把票子查。

走吧，進屋我把錢給你拿出來。媽看你來了，只顧高興哩，在外頭一下子就站了大半天。

〔程景拉玉蘭進屋。給玉蘭倒上茶後，就從箱子內取出錢來，一張一張地仔細地查點。在她們查錢的當中，趙起發上。〕

發：（唱）今天會議開得好，討論綱要四十條；

全體社干劲頭大，增添產量加指標。

挑战应战搞竞赛，再来个兴修水利大高潮。

个个争着报投资，拍胸举手情绪高！

我是军属称模范，报出八十更荣耀。

我妻拿钱不叫露，留着媳妇买衣料，

玉兰是个好团员，爱社爱国觉悟高；

这事她若知道了，她也不会心烦恼。

回家来去把我妻劝，（欲进，又退）

原来是她与媳妇絮叨叨！

又在查钱又说笑，不知何事我要听分晓。（静听）

景：（唱）四身洋布两身缎，两副锡子七两半，

袜子毛巾瓷脸盆，再买一条毛线毯。

这些东西买齐备，镜子肥皂另外添。

这是一百四十块，先装起来吧，不够用了，妈再给你添。

（把钱交给玉兰）

发：（唱）听一言不由我心打颤！我的妻把钱铺派完；

结婚的东西计划好，婆媳乐得如扇搧，

我进屋若说不同意，当着个媳妇怎开言！

我只知玉兰思想好，谁料想事到临头她变心田。

投资事叫我无法想，好像是啞叭吃黄连！

闷憂憂进屋内强装笑脸；（进屋）

蘭：（唱）见爹回喜盈盈忙迎上前。

爹，你开会回来啦？

发：啊，玉兰来啦！你爹娘们都好吧？

蘭：都好。爹，你也好吧？

景：（忙插咀）你看看闺女对咱多关心，天一冷可把棉鞋给送来啦！

（唱）如今世道样样新，公婆儿媳互相尊。

媳妇为咱尽孝道，当老人也应当多尽心；

我把钱财交给她，好让她结婚买物品。

不是我的计划好，如今只怕无处寻；

这件事情都欢喜，会打算这时露假真。

發：（难以为情地）算你会打算，咋办咋好！

景：（越說越得意）嘿！常說“做衣裳里壯不如表壯，当家理事不如婆娘。”

蘭：（唱）（可笑地）婆母不住夸自己，

給她打个順風旗，（向公爹）

我媽就是会打算，这話一点也不虛。

养猪喂羊不嫌累，儉省节约把钱积；

留着叫俺办正事，兩家老少都欢喜。

爹，俺媽可真是会打算，老早就把钱給积存下来了，咋不叫人高兴哩！

發：（無可奈何地）哎！对，对！（但又無可抑制的看了妻子一眼，又長嘆了一声）唉！

景：（不悅地）你唉什么？艾不胜黃蒿！誰又沒咋着你。

（唱）玉蘭快成咱家人，难道不应多关心？

結婚是她終身事，一年能有几度春？

买几身衣服不算多，到咱家也能常換新。

你进家沒說三句話，唉声嘆气啥原因？

發：（背唱）我妻心里不存話，不作考虑往外發；

这話她当着媳妇講，問得我臉热無話答！

强裝笑容把話岔，安慰玉蘭和她媽：（向妻和玉蘭）

我嘆气非是为媳妇，这次开会我把事作差。

蘭：（背唱）爹爹嘆气我已猜下，說什麼开会事作差！

我看他为了钱上事，心痛我拿着大把化。

假裝不知將他問，（向公爹）開啥會你把事作差？
你对媳妇講明白，我好給你解疙瘩。

發：（背唱）玉蘭追着把我問，不如把心事告訴她。
她是个团员觉悟高，听了可能起变化。（向玉蘭）
开会討論大生产，水利、肥料大增加；
咱是軍屬称模范，豈肯落后把腿拉？
一失口报上投資八十塊，你說这事差不差？

景：（惊駭地）老天爷呀！你咋不报多些哩？你这不是誠心
給搗乱的嗎？

蘭：（唱）爹为生产作得对，咋能說把事来作差？

景：玉蘭，不要理他，他下不来台，是他自作自受！活該！
（又对丈夫，教訓地）你就忘了在家我是怎样安排你哩？
可是你出了門就忘干净啦！別人报叫他們报，咱又不是思想不通，咱不是为了兒子、媳妇这一場喜事嗎，街坊鄰居誰家不知道？——你报你就少报几个吧，你偏偏又口气那
么大！我看你是騎駱駝耍門板，——大馬金刀的慣啦！这回咱把話先說到頭里，錢是已經交給玉蘭了，你报你拿
錢，我可是管不了。

蘭：（故意地）爹，你报的錢并不多呀，最好是再多报几个。
这錢俺媽已經交給我了，我可是得拿它办正事哩。

發：（失望地唱）我只說能把玉蘭来提醒，誰知道还是淨白搭！
她咀里說的进步話，办起事来比咀差；
和她媽擰成一股勁，二人对付我自家！

（向妻求情地）报投資沒回来給你商量，算是我老糊塗
了。这錢你既然給了玉蘭，咱就不說了；就把分紅那幾個
錢頂上算了。不然，別人又該說咱是放空砲哩，于兒子、
媳妇臉上也不光彩，你說中不中？

景：（更不悅地）我看你是掃帚頂門，——淨想找岔哩！少咱一戶報投資，社會主義也停不住。

〔起起發愁悶不語。程景怒氣冲冲。〕

蘭：（唱）媽媽不必心煩惱，爹也不要愁眉梢，
投資生產是正事，理應支持熱情高。

景：（連忙勸說地）孩子！你可甭忘了，結婚可是一件大事
情。

蘭：（唱）青年人的終身事，結婚當然也重要。
婆母把錢交給我，我怎能……

景：當新人一輩子就這一次，應該好好排場排場，你說是不
是？

蘭：（唱）我怎能……

發：（感到有些希望）你應該咋着？說呀？

景：要啥給你買啥，媽可是就你這一個媳婦。

蘭：（唱）我咋能不辦推辭了！

發：（仍失望地唱）看人不可觀貌相，
她見錢如今變心腸。

現在她既然沒立場，老公爹當面說她也不相當。

蘭：（唱）公爹不解我的意，倒叫玉蘭心着急；
低下頭來生一計，叫聲母親快收起。

（掏票子）媽，這錢你叫我辦正事，可是我爹不樂意，我
看你還是收起來吧！

景：（安慰地唱）玉蘭不必有顧慮，這錢是媽我給的，
該用你就只管用，你爹他是個老無理。

發：（背唱）玉蘭人小心眼多，這事叫我已看着：
她咀里說是不化了，與她心思不符合。

生米既然成熟飯，我何必叫她不快活！（向玉蘭）

这錢是你媽存放，就是給你准备着；
你媽叫你办正事，化这几个也不算多。

孩子，你媽給你了，你就化吧。

蘭：（唱）一見爹爹面帶笑，我这里忙对母亲把話說：

你說的叫我办正事，我看你心里有些不快活？

景：（不悅地）看看你把話說到那里去了？

蘭：媽，我看你还是把錢收下吧，化着有点不順。

景：这閨女，你咋那么多心哩？

蘭：我要是真办了正事，过后你不埋怨我嗎？

景：嗨！甭說媽不埋怨，就是你爹也高兴。

〔赵起發撓头不語。

蘭：那我可是有点不放心。

景：你看你这閨女，媽把一顆心都交給你，你还对媽疑心，
甭說是你把錢办正事了，就是你扔了，媽心里也是情願
的！

蘭：媽要是真情願，我也就放心了。（轉向公爹）爹，那我可真要办正事了？

發：（尷尬地）你……你就……办吧！

蘭：（唱）母亲待我真心寬，不忘媽的好心田。

錢既然要我办正事，交給爹爹理当然。

爹，媽既然要我办正事哩，我看兴修水利比啥事都重要，
你就把这錢送去投資了吧！

發：（目瞪口呆地）你这是？……

蘭：我——这——是讓你投資办正事哩！

發：〔喜出望外地唱〕玉蘭比我的心眼多，这事办得真利落！
她若不是这样办，只怕我身上背黑鍋。
果然是团员觉悟高，現在理应来節約。

蘭：（安慰母亲唱）媽媽千萬別生氣，投資生產是正理。

為結婚我要大破費，保安他知道了也不依；

俺倆若是生了氣，惹得媽也不安逸。

投資比啥都重要，不能拿錢買閑衣。

媽說少一戶沒有啥，這件事可有大關係。

全國人民千萬戶，都要這樣可怎的？

勸母親要多想一想，萬不能倒了咱的模範旗。

媽，不說別的，就單說咱屋挂着這軍屬模範的獎旗，也得把這一百四十元錢投資到隊里去。這樣作才是光榮上面加光榮，模範上面加模範哪！這叫做錦上添花，你說是不是？

景：嗨！既然你都願意了，媽還有啥說哩！

（唱）玉蘭真是個好樣的，句句話說得有道理；

全家人們都進步，我怎能躺下老不起！

只要你們都願意，媽我還有啥說的。

蘭：媽，你請放心吧，只要社里生產搞得好，幸福生活在後邊哪！

發：（得意地）哈哈！我早看玉蘭的思想就比你強得多，自己也不知道臉熱？

景：你個老東西，又該你說涼話啦！今天媳婦叫咱錦上添花，又給你個老東西增光了！你還不快把錢交到隊里去，還在這里說俏皮話哩？

發：（翻看着錢，喜悅地）對，只顧喜歡哩，差點把正事給忘了。我得去搶個先去！（樂哈哈地下）

景：（忙又追上去，呼喊著）你可要快去快回來呀！晌午給玉蘭做飯，還等着你給殺雞子哪！你聽見沒有哇？

〔趙起發遠遠地回答著她。〕

——幕急落——

到处是春

時間：1957年冬。

地点：河南某农村。

人物：

李長青（李）——29岁，在东北某地工作的干部。

郝秀云（云）——28岁，長青的爱人，农業社社員。

李 母（母）——50多岁。

布景：李的家。台左是秀云的住室，从断面可以看到室内整齐的摆着床、桌椅等物。住室右壁有通向院中的門。院中有株棗树，树与房之間扯有晒衣物用的鉄絲。

幕啓：秀云在院中收拾鉄耙准备下地。

云：（唱）自从長青調东北，已經四年沒回还，
前些时不住写来信，要接俺婆媳去机关，
只为婆婆舍不得家，这件事一直拖延到今天，
或去或留我無主見，七上八下心难安。
这几日討論四十条，心中豁亮像晴了天，
农業生产責任大，我怎能当个家屬去住閑？
刚才邮局發了信，这个道理对他談，
决定不再去东北，留在社里搞生产。
今天队里要澆麦，我急忙前去莫再迟延。

〔勁头十足的扛着鉄耙下，正遇母自外入。〕

母：你又往那里去？長青終天盼望着你去，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一直走不了。如今場光地淨，可該作走的打算

了。

云：媽！（唱）

你提起去东北这件事，我正要对你詳細談，
我已決定不再去，咱不必去打那走的算盤。

母：（惊异的）怎么又說不去了？

云：（唱）前天乡里开大会，四十条綱要來學習，
討論迎接“四、五、八”，社員們个个勁头足，
組織農業大躍進，党的号召应積極，
倘若是丟下生产咱不管，去当家屬理太屈。

母：（唱）你这人听風就是雨，不知道南北和东西，
队里生产再关紧，还能在乎你自己，
你走了少你一个也不显，你不走他却眼巴巴的盼着你。

云：（唱）媽也知組織起来好，搞增产还得大家把心操，
虽然社里人手广，也不能互相去依靠。
兵多槍多力量大，同心干才能實現四十条，
我是社員有責任，怎能够臨陣反脫逃。

母：（唱）你既然心中不願去，又何必写信去允許。
麦前長青要接咱，因我不去你誤行期，
麦后長青又来信，他在那房子都找齐，
你怕我在家沒有人照顧，才又暗暗打主意，
給長青写了一封信，定的行期是秋收畢。
他在那終日把你盼，怎知你一推再推还是瞞！

真是有点奇怪，从前你想去象扒星星望月一样，黑了
發囔还說夢話，長青也在盼着你前去，誰知这会你又变
啦！（不悅地）

云：媽，現在我考慮着不去比去了好处多呀！

（唱）婆母不必把氣生，你不知我為什麼要變更，

盧鄉長開會把話講，目前的形勢說的清，
為促進農業大生產，幹部還要下放農村中，
上山下鄉去勞動，又鍛煉改造又立功，
家屬也還鄉去生產，我要再去理不通，
你在家我也難把心放下，不願叫你孤零零。

母：（背唱）說半天還是把我念，我不去不能把她也牽連。

（向云）

早就說不叫你把我念，至如今你還不把心放寬，
共產黨領導處處好，媽在家也不會受艱難。
長青在那把你盼，你不去他心不會安，
心不定工作受影響，又要給他的領導添麻煩。
只要你夫妻在一塊，媽的心中也舒坦。（安慰云）
我給你紡好了繩子綫，去了好把衣服縫，
納幾雙鞋底捎帶着，比買着方便又省錢，
你要再說不願去，就要惹媽不耐煩。

云：（背唱）老年人心思都一般，牽挂着兒子媳婦去團圓。

我已給長青寫了信，不去的道理向他談，
他是幹部有覺悟，一定會支持我在家生產，
單等他的回信轉，我再勸婆母不費難。
眼下暫時答應她，叫她好把心放寬。
媽，依你說該怎麼辦呢？

母：依我說你不要再推拖了，早點準備準備動身！

云：媽，我走了你真的不難過嗎？

母：你去和長青在一塊住，是件好事，媽咋能會難過。

云：雖說你不難過，我總覺得把你一人撇家不放心。

母：（誠懇地）秀云，你再別這樣說了，你一天不走，媽心里就焦亂一天，挂念着長青在那不安心。

云：媽，那你放心吧！我去就是了。（扛鉄耙欲走）

母：（攔）你又干啥去呀？

云：不是对你說了嗎，我参加打畦子澆麦去呀！

母：（唱）十月天气晚娘臉，要去就不能再拖延。

我看也不用再下地了，趁天气还不算太冷，早点收拾收拾动身，也免得長青在那里挂念。你打算啥时候起身走？

云：（無可奈何随口答应）那就十月十七起身吧……

母：（吸了一口气）哎呀！今天十四了，再过三天不就到了！

〔少停埋怨地〕咋要选个十七的日子走呢？常說“七不出門，八不回家”……

云：（知說錯了，随机应变地）媽，我說錯了，原来我是想說二十七走，既然“七”字不好，那就改为二十九吧。

母：（点头）对，对！“想要走，三六九”。这才是出門的好日子。

云：（唱）行期定在二十九，望媽不必再擔憂（拿鉄耙欲走）

母：（又夺鉄耙）看你这人，咀里說着快走了，咋还要去地干活。

（唱）今天已經是十四……（行弦搬指头数）离走只有十六日，

快提前把你的活做好，再別往后去推迟。

云：（背唱）婆母不住来追問，胡联胡塗对她云。（向母）

做活不用媽操心，到时候可以請来众鄰人，

东院嫂子楊翠花，西院妹妹李小芹，

請她們帮我把活做，一定不叫誤时辰。

这几日队里生产忙，打畦澆麦很关紧，

別的事兒咱先不講，（扛鉄耙）生产不能有二心。

（愉快地下）

母：（視云下場，轉喜為憂嘆氣）秀云為了怕耽誤生产怕我难过，其实我也不想叫你离开我。可是媽也不是个老糊塗啊，年輕輕的小夫妻几年不見一次面還像話？說來說去還不是为了想叫你們見見面。（進屋找出秀云折洗好的被面漿后搭在院中鉄絲上）

（唱）这样好的媳妇真难选，勤勞賢惠不一般，
一心為着農業社，起早搭黑不停閑。

怕我在家受艰难，又忍心夫妻二人不見面。

老早把行李都折洗，誰知中途有改变，

如今她自己不失机，我得給她的行李准备全。

我年紀虽老不糊塗，也知她夫妻正青年，

虽然通信常来往，不見面如隔几層山，

好夫妻隔离三四載，怎不兩地心相牽。

因此我忍着孤單叫她走，為兒女我面喜心里酸。

（难过地望着院中棗树）棗树呀，棗树呀！往年夏天，
你青枝綠叶的时候，俺們婆媳兩個，在你身下乘涼、吃飯，說說笑笑，我那媳妇眼看就要走了，她一走撇得我老婆子孤孤零零，到明年就只有你和我老婆子作伴了。

（唱）小小棗树長院中，年年結棗大叉紅，

棗長成熟媳妇打，給我煮熟把孝行。

眼看她就离家走，婆媳分离总伤情，

明年棗兒再熟时，俺却兩地相隔各西东。

（夾白）唉！兒子、媳妇团圆是喜事，我这是怎么了？老舍不得媳妇走呢！（忍耐地）

不难过我难过，这是件喜事我該高兴，

被面晒干折叠起，帮媳妇收拾好行李讓他起程！

〔母叠被面、李掂提兜風塵扑扑地上。〕

李：（唱）下了汽車往家行，自己村庄認不清，

村里村外变了样，和以前大大不相同。

看見了棗树把家进（李、母二人疑視），叫声媽媽我是長青。（到母跟前）

母：（慢慢站起，上下看李）長青？（仔細瞅）長青，你回来了！（亲切地掉淚）

李：（微笑）媽，不要难过！我回来看你了。

母：（擦淚轉喜）長青，媽不是难过，看見你高兴的掉出淚来，你比寄那像片又胖了。快到屋里坐吧！

李：好！媽，秀云做啥去了？

母：秀云她下地去了，眼看就要走了，也不知道操心准备准备。这不，我正在給她收拾行李呢？

李：就要走了？

母：（直快地）是啊！我就知道你会等急。这会回来搬她正好，她沒出过远門，要不我还不放心哪。

李：（恍然大悟）噢！媽，秀云她……

母：（見李的神色有点不自然）秀云她可不是不願去，都只为我在家她不放心，所以才沒走。現在已經確定了，你是不回来接，她也是要去的。

（唱）走的日期已確定，被子衣服漿洗清，
只等行李准备好，二十九日就起程。

！ 你先休息吧，我叫秀云去。（欲下）

李：媽……

母：先等等，有啥話回来再說吧！（急下）

李：（煩悶地唱）秀云去心已經堅，走的打算安排全，

心意十足盼着走，好比花轎到門邊。
我若把心思告訴她，誰會給我把臉翻，
這事不把別人怨，都怪自己作事渥，
時常來信催促她，叫她快往機關搬，
弄得她如今心不定，要得挽回恐怕難，（着想）
這件事不能性子燥，她回來慢慢作商談。

云：（愉快地上，唱）媽說長青轉回程，為的激我事一宗，
他怎知我的心事有變動，竹籃打水他落場空。
見了他不能說得猛，怕只怕冷水澆火傷心情，
回家去好言好語慢慢勸，他是個革命幹部會想通。
（進屋）長青，你回來了！（發現長青沒喝水）媽只顧高興，也忘了給你弄水了。

李：秀云，不用去燒了，看把你忙的，快坐下歇會吧！

云：（唱）如今生活條件好，桌上現有熱水瓶，
洗洗臉你再喝杯水，沒吃飯我給你烙油餅。

李：（笑）早飯我吃過了。（李洗臉云倒茶）

母：（上，唱）秀云走路快如風，跟着跟着無影踪，
聽說長青搬她心高興，我老婆快要冷清清。

李：媽，叫你不忙去叫，你要去。（洗了臉）秀云，提兜里買的有桔餅，拿出來給媽吃吧。

云：（掏桔餅發現布）咋還買的有布呀？

李：（唱）上次你寄的購布証，我給您買成衣料帶家中，
那卷黑色媽穿用，藍色布你在家裡把衣縫。（在家二字口音加重）

母：（唱）長青已經有打算，怕秀云走時沒衣穿，
到那里要見外人面，穿不像樣怕難看。
他怎知這幾年生活都改變，秀云年年都把新衣添。（向云）